

· 现代才女作家文丛

经典作品

凌叔华

爱山庐梦影

绣枕



流行成为经典
经典铸就永恒



现代才女作家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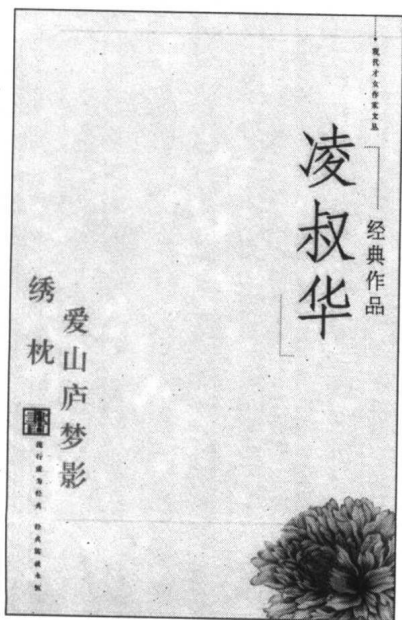
经典作品

凌叔华

当代世界出版社



流 行 成 为 经 典
经 典 铸 就 永 恒



责任编辑:高玉琪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叔华经典作品/凌叔华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5

ISBN 7-80115-643-9

I. 凌… II. 凌…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712 号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7528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刷: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印 张:23.5
字 数:330千字
版 次: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9月第1次
书 号:ISBN 7-80115-643-9/I·108
定 价:2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散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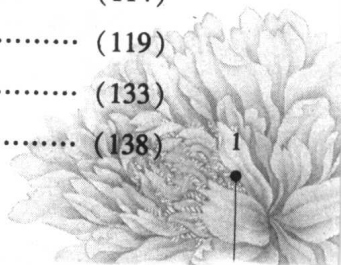
- 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 (3)
- 解闷随记 (5)
- 登富士山 (8)
- 衡湘四日游记 (17)
- 泰山曲阜纪游 (29)
- 小莹 (43)
- 后方小景 (44)
- 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 (48)
- 爱山庐梦影 (55)
- 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64)
- 重游日本记 (71)
- 敦煌礼赞 (94)

小 说

- 女儿身世太凄凉 (105)
- 资本家之圣诞 (114)
- 绮霞 (119)
- 酒后 (133)
- 绣枕 (138)

经典作品

凌叔华



吃茶	(142)
再见	(148)
茶会以后	(156)
中秋晚	(161)
花之寺	(169)
有福气的人	(176)
太太	(183)
说有这么一回事	(190)
等	(200)
春天	(205)
送车	(210)
疯了的诗人	(220)
他俩的一日	(238)
小哥儿俩	(246)
搬家	(257)
小英	(266)
千代子	(271)
开瑟琳	(280)
晶子	(289)
写信	(296)
无聊	(301)
异国	(309)
奶妈	(316)
转变	(328)
旅途	(338)
一件喜事	(346)
一个故事	(354)
八月节	(363)

散



文





· 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 ·

哈哈，这是多美的一个早晨呵！我穿了厚厚的行装上学去，舒舒服服坐在车里，放眼看目前景况，咳，想不到那就是我到京城第一天快活的日子呢。只见远远的有些苦力们藏在雾里。哈大门的门楼也不见了，东安市场的国耻碑也没有了，也没汽车呜呜的招魂，也没兵马得得的扬威；还有最可观的就是，东交民巷，藏的连影子都望不见了！从街上往西望，只见那所谓“二毛子的运动场”都没有了。只有一些赶骆驼的，无气无力的执着鞭子，一步一步的，催他老牲口往前行，鸦雀无声，只听见骆驼挂的铜或铁铃“当，当，当”的告诉我，它也与表同情说“当”。

我心花怒放，因为我们这几年所日夕忧愤的东西，都给自然消灭了。东交民巷的有财有力的洋佃主们，打伙儿藏起来，所余的洋教习洋牧师们（自然他们于我们多少是有益无损的）也不打算做我们的佃主，也不住交民巷，就是发现在我们目前，也就是让我们多学些仁义道德的书，或多懂些氢二氧等于水的道理，我们鼓腹而嬉的大国民，学这个就是不求甚解，也可以作山歌唱一唱呢。我想到这里，觉得时事果然是大变了。仿佛爱中国人为宗旨的关老爷和吕祖大师（北京的宝贝）真个发怒把交民巷藏起来了。那些黄头发绿眼睛的大使，司令，等等都压在压过孙悟空大圣的大石下，还有那些假独逸主义的矮子，也放回那“可怜焦土”的江户去了。那怒气冲天的加拉罕，也就含情一笑，说，“中华政府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罢。”轻移莲步往北走去，临去尚与老国民秋波一转的说，“朗若闲时来吃茶。”我们老百姓听了这句话，如饮醍醐，日诵

“我所思兮，在苏维”之句了。

当这时候，似乎有人告诉我说，当那天吕祖大师及关老爷怒气冲霄，要歼灭交民巷，那些所谓民国元勋，大人物，老爷，先生，博士（原来博士衔在民国很抖，老爷大人，都不称呼，却爱人称呼博士）。大人们都烧香顶礼的求，千万不要因此打他们的饭碗，失了他们找体己另钱的机会。后来吕祖及关老爷问命于观音大士，她老人家是慈悲不过的。这回也有气发作道，

“他们得钱就会休发妻，纳姨太太，把女人太糟踏了，别听他们瞎祷告吧。”

我仿佛又有人告诉过我，“这些日子悟善社的吕祖大师肯降坛了。末了一次他扶出些字在沙盘上说，‘本大师每日读晨报，益世报的社会新闻，北京傻百姓，不是因为没饭吃，没钱用，就投河，吊死，就是因为过不了全家吃洋火丧命。汝等为富不仁，实在可恶，今姑绝汝财源（交民巷），以待忏悔，大师去也。’又有人说关老爷降某大公馆的坛，写出，‘我汉寿亭侯也。汝等既为民父母，不思从速解决中俄问题，以苏民困，只晓得向交民巷求签问卦，予索性忠直，亦鉴汝等苦衷，兹特为汝等打破签筒，藏起卦具，以绝邪望，汝其悔之。’”哈哈，我现在用我心我口，称赞诵扬玉皇大帝！

· 解闷随记 ·

—

某日晨报副刊登了一段陆某对于泰戈尔感想，中有一句论到泰氏到华情形，据说老诗人无论到那一国，都被许多妇女欢迎，到华则大不然，因他“土面灰发”（原文如此）不能动中国女子钦慕之情，以彼所知，“千金丽质，与泰氏周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原文如此）。我想陆某原意未必真说中国女子惟知爱敬“华年玉貌”的诗人，“土面灰发”的则受冷落，因此事甚明，无待辩解。但因陆某所用字句及文法先后关系，则确相反。我初读此段，心中非常难过。中国女子与泰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中国女子虽不爱出风头，像西洋太太小姐那样热烈欢迎，可是我知道北京中等学校以上的女士，已经有几群下请帖请过泰氏。我为这样动议，已经用了一下午工夫代同学写请函，因为大家说泰氏赞成写中国有文学价值的信，所以我很郑重的写了中文，句句话求他不落俗，然后又翻译成英文。泰氏却也很知趣，亲笔回了一封道歉的信。凭在下用的工夫并诸同学情况，陆某的话，如果有心那样说，“那里没有屈死鬼？”（招待泰氏并不算一件什么美事。）

二

近年因男女同学或社交公开的缘故，北京时下少年学会了“二毛子”一样永远流行性病，就是给美丽女子写爱慕的信，不管认识否，不管有效否，侥幸一入玉人妙目，便动玉人芳心，真是可笑可怜的很。大昨日有一个美国女友和我说，听闻某小姐接了一个人二百封情书，未回只字，面现艳羨之色。我说接了一百封的也不少，某小姐就是一个榜样，她也没回一语，这几个我都认识，并非谣传，敝友很现奇异之色，说：“为什么你们中国女子都如此狠心呢？”我说：“并不是中国女子狠心，因为二百封信不过用两元邮资，连信纸，就算顶好的，也不过花上五六元，再用些丝带也不过一元，统共不过十块洋钱，他要去换人家‘千金丽质’，未免太上算了，天下那有这样便宜事？”（美国人最明白银钱数目，所以我用此比喻。）我说到此处，旁边一位外国中年男子，点头微笑道：“中国女子到底比我们女子心眼多，你说的真对，女士。”

三

林语堂先生某日发表一篇文章，说知“幽默”如同饮“铁观音”茶，意谓识饮者则知其味隽永。我想“铁观音”还有许多人没喝过，比喻须叫大多数容易了解才收效果。“清口（一些不参杂他种食物）空腹（饿也）吃烧饼或白米饭，另有一种妙味。”这个比喻比“铁观音”容易明白些；因为无论南省人或北省人，穷的也许富的（世上自然穷多富少），大都有这经验。金圣叹将死时，由狱卒带回一信给他长子，狱官很郑重的拆开看，以为必有什么秘密在内了。谁知圣叹却至死也和“为官的”开顽笑呢。内写：字示大小儿知悉，黄豆和盐菜同吃，大有胡桃风味。狱官持信半日不解。咳，这是何等“幽默”！不知林先生亦算这样笑话是“铁观音”不呢？

四

今日听人家说一首用粤音写的咏史诗，题为《项羽》，虽土语难懂并不雅，但其神情颇有可道之处：

咁高咁大咁巍峨（称道他躯干魁梧）。临死之时尚唱歌。三尺咁长锋尾剑。八千亮佬（美子弟）后生哥（年青人）。既然拼死争皇帝。何必濒喺（忙也）杀老婆（虞姬）。若果乌江唔巨颈（自杀也）。汉兵追到屎难扁。

五

俏皮话也就常弄到是刻薄话，虽然招人听，可是每被有心人厌恶终身。说的人虽快一时之意，却受终身之累。昨闻人道及梁星海（前清一代文豪）轶事，某巨公新成诗集欲付印，请梁评定，良久梁顾左右而还诗某巨公并道：“诗，平仄甚调。”左右微笑，而某公面容失色，急辞归，从此梁之穷愁潦倒不得志于时，皆某巨公玉成之云。辜鸿铭亦作同样俏皮事，袁世凯闻人道辜奇才，召见。辜云：我特备一书，送呈大总统。袁解包一看，见是普通用四书一套，面色立改，不发一语。辜退后，袁顾左右说：“辜某真是疯子，估量我不明送四书的用意吗？”从此袁颇衔之。一部《红楼梦》大都对于爱说俏皮刻薄话人痛下针砭，黛玉，凤姐，晴雯，都不得其死。金圣叹更是最确实的一个榜样。

此时我忽想起“幽默”（Humour）里常不免有俏皮刻薄话在内。如此，林语堂先生提倡它，岂不危险吗？我想林先生本意决不如此。他提倡的不是对人问题的“幽默”，多半是对物或对已过去人或不相妨害人的“幽默”。有一天见着林先生，或者可以细细请教一下。

· 登富士山 ·

我向来没想过富士山是怎样巍大，怎样宏丽，值得我们崇拜的，因为一向所看见的富士山影子，多是一些用彩色渲染得十分匀整可是毫无笔韵的纯东洋画与不见精彩的明信片，或是在各种漆盘漆碗上涂的色彩或金银色的花样。这些东西本来是一些只能暂视不能久赏的容易讨巧的工艺品，所以富士山在我脑子里只是一座平凡无奇的山。有时因为藐视它的原故，看见了漆画上涂的富士山头堆着皑白的雪，拥着重重的云彩，心里便笑日本人连一国最崇拜的山都要制造出来！

从西京到东京的火车道上，听说可以望见富士山影，有一次坐在车上看见几个日本人探头车窗外望了许多回，引得我也想望一望，但是因为天阴始终没见到，他们面上露出失望神色，我却以为这样的山看不看都没关系。

东京中国青年会要组织一个团体登富士山，据说山上的气候与下面大不相同，登山的人都得预备寒衣。这寒衣二字很是入耳，那时我们住的房子开着西窗，屋内温度与蒸笼里差不了多少，到能穿寒衣的地方去一两天倒是同吃一碗冰淇淋得的快感很相像吧，所以我便决意加入这登山团体。

由东京饭田町上车赴大月驿约三时半光景，途中过了三十三个山洞，可见越山过岭的多了。车虽然渐上高地，但是并不凉爽，炎日照窗，依然要时时挥汗。因七八两月为登富士时期，所以车上朝山人非常拥挤。日人作朝山装束甚多，男女皆穿白色土布之短大衣，上面印了许多朱印，为上庙的符号，裤袜皆一色白，头戴草

笠，足登芒鞋，男人有中国行脚僧神气。女人面上仍如平日涂了厚厚的白粉，满身挂白，甚似戏台上做代夫报仇的女角装扮。

到大月驿时已过一时，大家在车上已吃了辨当（即木匣内盛菜饭的一种便饭），所以忙忙的急搭小电车赴吉田口，好趁未黑天时尚上山。

由大月驿至吉田口约坐二小时电车，沿途水田碧绿，远山蜿蜒不断，好风扇凉，爽气有如中秋光景，车轨两边的大沟中流水潺潺，人家借它作水磨用的很不少，车在途中暂停时，我们下车洗手，觉得冷水如冰，土人说这是富士山融雪流下来的。

车仍然前行，忽见含烟点翠连绵不断的万山中间，突然露出一座削平的山峰矫然立于云端，峰头积雪尚未全消，映着蔚蓝的天光，格外显得清幽拔俗，山的周围并不接连别的小山岭，同时也许因为富士的山形整齐的原故，周围蜿蜒不断的美山，显然见得委琐局促的样子，恰似鸡群中立着一只羽衣翩翩倏然出尘的仙鹤。

车转了几个弯，我不住的望着窗外，左右群山已不是方才看的山了，但富士还是方才看的一样，矫然立着，若不是八面玲珑的圆锥体，那会如此？山上云彩，来来去去，也只笼去富士山腰，到底没有飞上山顶去。当云彩笼着山腰时，只见山的上部，甚似一把开着的白纸扇形状。日本人咏富士的名句“白扇倒悬东海天”，这时候见到了。

到吉田口已经是近五点钟。这里是一小庄镇的样子，街上小饭铺甚多，兼卖登山用具。我们跟着青年会团员进了一家饭堂，大家洗脸换登山装束。计每人买了金刚杖一个（即坚硬之木棍），蓑蓑一张（短席子样的东西，披在背上，备在山上随外可以坐卧，并可避雨），白草帽一顶，白线手套一双，日本分趾袜及草鞋各一双，我们来日本不久的，穿上分趾袜就不会走路，不过他们说穿草鞋不能走山，只好穿上吧。

我们大家吃了一碗半熟的鸡子饭，天已经快黑了，急出饭铺向吉田神社走去，从那里转出去是上山的路，我们这一团共二十三人，除了汕头李女士及我，其余都是男子，有六七个不同的省籍。

我走在大家后头，望见前面人一个一个背着席子，挽着包裹，足登分趾的草鞋，蹒跚的前走，很像中国叫化子样儿，只差了没喊叫讨要的声音。

离神社不远，有一条路可以上山。但是据说朝山人非先拜过此庙不好登山的，所以我们只好先到庙里去了。这庙并不大，除了正殿及洗手水池亭外，好像没有别的建筑物。大家到神前在金刚杖上刻了庙印，拍了一照，便向庙左道上去。

由吉田口到山上五合目，须走二十多中里（日本三里十五丁十八间）。我怕走不了，就雇了一匹马，取赁三圆半，并不甚贵，且马行稳重，有如北京之骆驼。沿途可以放心看山，马前有牵缰人，大约不容易跌下马来。

走了一条路，滢与李女士二人也雇了马骑上，步行人在前，骑马的在后缓缓行着。我与滢笑说，这是坐马，那是骑呢？

穿过松柏树林的道上已是黄昏时候，大树底下许多小树开着雪白的小花朵，吐出清淡的幽香，林中一会有夜莺娇脆流啾的啼声，一会儿是山雉哽涩的叫唤声，时时还夹着不知名字的鸟声与微风吹送一片松涛余韵。大家不约而同的默默不作一些声息向前走着。登富士山指南的书上说，人在山上时左右前后的看，就会“山醉”，“山醉”会晕倒的。我们进了大树林子内，虽未曾左右前后的观看，却已为林醉了。这是耳目得了太美妙的享用不觉的醉了吧。

出了松柏林子，前面路的两旁参天的杉木笔直的对立着，我正想这些树顶准可擎云了。抬起头一望，树顶上果然有云气，云的背后却有那座超绝尘俗的富士，披了皓白的羽衣，高高踞坐在重重朵云的上面。下面百尺多高的古杉都肃静的立正伺候着。山后是一片浅紫色的天幕，远处有两三颗淡黄光的星儿，像大庙宇前面的长明灯迎风闪耀着。

我愈往山望，愈觉得自己太小了，愈看清绝高超的山容，愈显得自己的局促寒伧了，有几次我真想下马俯伏道上，减轻心里的不安。

我仍旧带些诚惶诚恐的情绪骑着马穿进了杉木林。大家把纸灯

笼点着提在手里，纤徐的山路上和高低的树丛中，一处一处露出一点点灯火。我的马落在最后，马夫提了小灯笼默默在旁边走着，山中一切声息都听不见，只有马蹄上石坡声音。这目前光景好像把我做成古代童话里的人物一样，现在是一个命运不可测的小青年，骑了马进深山里探求什么需要的宝物，说不定眼前就会从大树里或岩石中跳出一个妖怪或神仙，恶意的或好意的伸出手来领我走上一条更加神秘的路，游一游不可知的奇异的国境。这是小时伏在大人们膝头上常听的故事，尝想自己有一天也那样做一做。这是十多年前最甜美的幻梦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还觉得有一种蜜滋滋的可恋味儿。我迷迷糊糊的一边嚼念着童年的幻梦，不禁真的盼望怎样我可以跌下了马，晕倒过去一会儿，在那昏迷过去的工夫，神秘的国一定可以游到了吧！不过人间终究是人间，梦幻还是梦幻，我是安然坐在马上到第一站可以休息的马返。

马返距吉田口已六里多（中里），有石块搭墙，木竹作棚之卖茶及烧印处。大家坐在茶棚内喝茶休息，有人拿金刚杖去烧印，每个三钱。烧印是烧上一个某处地名的印记，表示杖主人曾到了某地，所以朝山人无不去烧，买卖倒不坏。在日本平常进铺子喝日本茶不用算钱，在此地因为取水难，喝日本茶每人亦须出八钱。

由吉田口上山之路是比别的路易走，路有五尺多宽，曲折甚多，所以走的时候并不觉得吃力，走牲口亦很平稳，夜间虽黑暗，路不崎岖，走起来并不感到烦难。

到一合目时，路头并不多，因为有人觉得冷，都停下来加上寒衣，此地海拔五千三百多尺了，温度与山下很不同了。走到路口，回望来时道，黝黑一无所见，惟有山下远处灯火烁烁放光，那里大约是吉田口吧。

休息了一会儿大家仍然上路，途中几个人兴致甚好，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山中也忽然热闹起来。我亦同马夫搭话，据他说年中除了七八两月，余时简直没有人来上山。他问中国有没有这样高的大山，我想了想中国著名的五岳，据说也非常高大，可惜我都没有去过，说起来真是惭愧。中国好山水不知多少，只是交通不便，土匪



横行，一度旅行，或须作百年之计。平居谁甘心冒这样险呢？

“中国应当有这样大的山……”马夫说。

“大约这样大的不止四五座吧，中国地方宽大……”我勉强的说。

另一个马夫插嘴道：“对了，中国地方宽广，也有俄国那样宽广……俄国与日本打仗……”

我怕听这种粗人说出叫我难过的话来，急转头与旁人说话。倒楣国的人民走到外国不能不时处处神经过敏，何况还是在叫我们国家衰弱的国度呢！

我自问并非极端的国家主义者或爱国家，不过每当兴高采烈时提到了中国弱点，不知不觉的会兴趣索然起来了。二合目因为路不多，没有停下，过三合目进茶棚休息饮茶，有两个青年女侍者细看我的服装问我是否朝鲜国人，我答中国人，一个假装聪明的神气笑说，“支那妆束好看，朝鲜的有些怪样。”恰巧在我们三人头上挂了一盏灯，说话女侍者说完了作那挤一挤眼的怪样给我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黑黝黝的山道上，什么景致也望不到，前面灯笼的光已经不如起先的引人幻想了，拉马的人也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是一个瞧不起中国的日本人了，总而言之，山中的神秘性完全消失，只余了不成形的怅惘，及赶路常有的疲倦，徘徊于我的胸膈间。

到了五合目，栈房已经住得满满的，欲待再上一层，有些人已经不能走了。末后栈房人说，如果大家可以将就，也许可以勉强腾出二间屋子来。大家倦不择屋，也就安然住下。那时已经过十二时，第二天早上四时还要上山，铺下被褥，喝了茶就都睡了。

夜半醒来听刮风声，寒如冬月一样。穿了绒绳织衣，盖了厚棉被尚不觉暖。忽听团长张君来敲门叫起来，那时已过三点，风又太大，大家均不起来，朦胧的又入梦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团长又来叫，那时已经过了上山规定时刻，大家不好意思不起来了，门外松林风啸声，萧萧凛凛的，披了大氅出去，尚觉牙齿打抖，山上水甚宝贵，没有水洗漱，只有一壶